

參賽類別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作品名稱	海豚紀行
<p>好像聞到了早晨的氣味，海豚睜開眼睛，迎接著他的依舊是探不見終點的灰深藍色，與未曾停歇的下墜感。</p> <p>已經懶的數清記事後的時間過了多長，也不記得究竟在這片海中生活了多久。海豚並不是喜歡記筆記，卻也不是擅長記憶的類型，總把事情編纂進腦袋免不了落下個幾件事情。然而關於自己的事情，他還是稍微有點自信可以把握的透徹。難以細算的日子裡，一次一次的過往經驗讓他知曉自己比起其他同伴確實有些相異之處，而海豚也確實從中掌握了權衡的技巧。儘管他並非生活在群體的中心，卻也不是太靠近邊角的位置，一眼望過去並沒有什麼不同。</p> <p>據說陽光探入洋中約莫可以深入兩百公尺，那是理論上絕對得以覆蓋海豚生存空間的範圍，但海豚總是覺得這片海域透著一股陰冷黏稠的味道。既沒有著力點，也看不見盡頭，有如純粹的灰色。儘管放著不管似乎也不見有什麼問題發生，僅是令人著實煩悶。</p> <p>海豚確實是對時間沒什麼概念的，他的生理時鐘似乎從來都不搭理日落生息，本人也未曾在意。只是天氣逐漸變暖，宣告著夏天正緩慢到來的訊息，他卻無法忽略。</p> <p>那向來是四季之中最喧鬧的時節。洋流會帶來許多過客，沖散許多一往如常；高熱的氣溫如同大釜下的柴薪，把思緒裡的水份蒸乾，讓那些雜亂無章又無處發洩的情感變的更加混濁而衝突。他說不清自己對於這個季節的好惡，但若是和其他時候相較起來總還是有多一點感觸的吧，海豚單純的想著。</p> <p>至少直到他第一次親手觸碰花朵為何物之前，他都是這樣認為的。</p> <p>洋流自南邊來了，不出意料地。</p> <p>海豚把自己安置在水流並不強勁的位置，彷彿看電影似的欣賞著。當然這是浪漫些的說法，海豚想著，事實上他就僅僅是放棄了參與，旁觀著大千世界的匯集從眼前走過。</p> <p>然後他看見了花。陳舊而脆弱，連洋流都將之遺棄，轉眼變要沉入海底。</p> <p>海豚在腦袋裡翻攪著與花為數不多的相關知識，覺得那大約是名為向日葵的花朵吧。大大的花朵邊上乘載著細小的黃色花瓣，與翠綠的而茁壯的莖呈現鮮明對比。能看得出花的顏色已經有些褪去了，枝葉的邊角也已經留下了難以忽略的傷痕。然而花形依舊完整，在洋流中彷彿閃著光似的，吸引住了海豚的目光。</p> <p>不自覺的伸出手便接過了那朵花。他本以為花應該是在泥上生落相循，化作春泥更護春的存在，而手中的花朵究竟是為什麼才在此飄零呢。數不清的好奇從掌心延伸開來，彷彿另一朵花也於此綻放似的。他忍不住開始修補這朵舊花，不一會兒便讓他重新再綻放出新鮮的色彩。</p>	

海豚動作得入神，以致自認警戒心不低的他一時之間沒發現自己也成了被窺探的對象。

「如果會受到花的吸引，你就不該待在這裡。」那是一個略帶蒼老的聲音，冷不防地從背後傳來。海豚轉過頭，看見一隻老海龜這麼說著：「嚇到你了我很抱歉，但你不該當隻海豚。」

「誰都不能決定自己的出身吧。」海豚有些愕然，或許還夾雜了幾分不服氣在內，他辯答著，同時不太理解自己為什麼有點火氣上湧的感覺。些許是因為氣溫的緣故吧。

然而海龜看起來並沒有要吵架的意思。他只是低沉而柔緩的笑了笑，說道：「是的。但是你有能力離開這片海洋吧？上岸去養育和見證更多花的週期開落，不應該是更適合你的嗎？」

「我不知道。」海豚回答，至少他覺得自己是據實以告。

海龜很快便離去了，明明是率先開口分支了路途的那方，卻再不關心似的轉身隨著洋流便走，彷彿失去了興趣似的。

根據海龜的說法，不久後人類要在近海處舉行慶典。到了那天，若是海豚願意變可以離開海洋。海豚本想追問下去，海龜卻只要他自己考慮清楚。

不知為何感覺真糟。不過至少對方確實留下了點有用的情報，海豚想著。他不知道是否該單純憑著對於一點吸引便衝動行事，雖然得到新的路標，轉眼卻又丟了地圖。他覺得自己應該靜下來再三斟酌會比較好，卻忘記了世上唯有時間公平到殘忍，不會因為他的一點點迷茫而停下。

水面傳來了一聲聲悶響，聽起來既不規律卻又非全然地雜亂無章。據說是人類慶典的預演，確保一切照著預期前進的測試手段。

海豚在那聲音之中從淺眠醒了過來。

以光線來看似乎尚未入夜，淺淺的橘色在水面下肆意躍動著，很快便融入那份曲折中。

不知道怎麼的，他覺得黃昏理想中的模樣便是如此吧。雖然明知道只要躍出水面，便能見到完整的紅霞與其後染的壯烈的天空。然而如此簡單的動作，一旦摻雜上那份逐漸下沉的本能，很快就變的沉重起來，逐漸混濁至再也看不清輪廓。

這種事情如果對海訴說，未免風險太高了。那片相通的海水總是能夠遞送任何預想內外的事情，毫無底線可言。他想起了自己的祖先，用歌聲換取人類的雙腿，踩著背棄本能的詛咒，一步一步登上了陸地。是否正是因為那片得以踏著實地的所在無須再有著這種無法啟齒的劣根性，他的祖先才離開了生養這片自己的地方？

海豚當然知道這是難以逆行的，只要留下越多足跡，這個世界就越容易記得這份曾經作為人類的事實，距離這片海便更遙遠。

儘管他並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但自己的想法卻難以忽略。海是生養他的母親，彷彿他的王，自己像是即將叛變的臣子，正一手踏破命運規劃給他的藍圖、責任與義務。

海的外邊有著沙灘與街道，在那之外是人類生活的地方，是另一個尚只存在唇齒之間流傳的小道消息的世界。若是倒映於眼裡的色彩還有灰藍以外的選項，得以一窺那份光景的自己是否終能掙脫那份未曾停止的下墜感？

賜福不過是能接受著與詛咒相擁，他告訴著自己，終究還是伸出了交易的手。

有意思的是他甚至不太清楚自己在跟誰交易，只知道一旦達成約定，對雙方都有好處。而他確實有著對方想要的東西。紅色的血滴自指間冒出，沒有在海水裡擴散開來，反而像是朱紅的章印，糾結成難以辨認的模樣，轉瞬之間落入深海，發出「咚」的一聲。面對未知的興奮感甚至壓過了生理改變的不適，海豚閉上眼睛，在心中默默道別了自己的尾巴，在再也不能呼吸的那刻破水而出。

想像中的迎接結束的方式有上百種方式，然而到不得不面對的時候才發現如此簡單，簡單到忍不住發出無意義的嘆息。

海豚成了人類。

夜空下的海浪如同綴著白邊的黑紗，一道道的捲著他上岸。儘管海豚現在還只能聽見一聲一聲劃上天空的聲音，但他想，那必定是絢爛煙花正在妝點夜色，在黑色畫布上掛上五彩斑斕。

慶典還在繼續，他抬起頭，看著一發發花火在眼前上升綻放，隨後又消失無蹤。儘管這樣想確實有幾分臭美的意謂，海豚想著，像是在慶祝我的新生一般呢。他掙扎著坐起，讓自己新生的雙足著力覆上細沙鋪成的海岸。浪還在他的腳前持續拍打，第一次自上觀察海面風景的海豚看著那些盛開的夜空之花，他有些意外，那些轉瞬即逝卻又未曾間斷的光亮，和前仆後繼撲打著細沙的湧浪們看起來竟然如此相像。

海豚突然有了不好的預感。

他趕緊大口大口的呼吸，並試著以雙腳站立前行。很容易便做到了，沒有任何問題。或許海龜是對的，大約他真的有離海生活的天賦吧。但很快他就發現了，不對勁的感覺仍未消失。

即便空氣不像水流有著乘載一切的浮力，即便腳下的道路已經是固定的形狀、再也不是似是而非扭曲著的形體，海豚的眼睛仍未像他所想像的，能捕捉清晰地輪廓與顏色。他看向最後幾發宣告劇終的煙火，發現他們像是蒙上灰塵似的，已然失去了第一眼所見到的色彩，盯視越久情況便越嚴重，直到再也辨認不清原本的滋味。

色彩在他眼中原來是會氧化的。有效期限奇短無比，轉瞬即逝。若是想一直收著新鮮的顏色，那必定得貪得無厭的獲取才能做到吧。

像是黑洞一樣，永遠不知滿足為何物。

早就察覺而視而不見的終歸是自己，有意無意怪罪著那片海的還是自己。他所居住的清澈水域從來不是灰色，也未曾拖墜任何東西下沉。

海的邊上僅剩一點回音還奔跑著，很快就要回歸寂靜。

像是在嘲笑那份獻上一切換得的徒勞。



現今再看來簡直羞憤難當。海豚背向故鄉，踏上濱海的街道，朝著陸地中心走的方向走去。

海豚定居在了花田裡。

那是一個離海不遠而又有些距離的地方。看不見海，也聽不見浪潮聲，只是深夜之中偶爾可以嗅到海風的氣味。

原本他是想四處周遊的，至少也想找到一樣在他眼中不會蒙上灰的事物。沒想到自己最後還是離不開花，或許細想起來是諷刺的吧。他終究還是學不會人類的語言，嘗試過幾次後便也放棄了。這個廣闊的花園裡面罕有其他人類的造訪，他覺得相較起來也還算自在。

他依舊沒有什麼時間的概念，也沒有得以對照參考的情報。大約是盛夏吧，海豚想著，畢竟現在正是搖曳綻放著的向日葵最好的時候。

那是一株來自都市的向日葵，帶著不合時宜的傾慕請求著於此定居。原本海豚是拒絕向日葵的，這樣太容易想起那朵舊花了，他總不願有任何一點困在那些在故鄉生活回憶的風險。向日葵卻不願意就此打退堂鼓，次數多了，海豚便也妥協了。

向日葵很擅長聊天，也很擅長擁抱。海豚有些費解，畢竟這樣的一朵花絕對得以生活在更加富足的花田。然而向日葵只是說著這裡很好，有陽光、空氣和水，已經足夠好了。

海豚覺得自己是真的不懂向日葵。

偶爾，他會陪著向日葵一起看著天空，看著日出日落。海豚的視線依舊灰濛濛的，但見過的東西增加之後也能加以辨別細微的色彩了，他覺得這樣也不壞。

比起試著去理解向日葵，再從其中找出炫目不已的部分，海豚更喜歡看著向日葵面向陽光露出耀眼的微笑。離開海洋的自己理所當然的也拋卻了自己的天職，然而向日葵卻把自己的才能與責任施展的近乎完美。大約是如此，明明園裡的花為數不少，海豚還是樂意偏愛向日葵的，大概。

儘管海豚對自己的喜愛抱持疑問態度，對於自己所不喜歡的事物卻有著無比清晰的界定。他明白他一定非常討厭蟲子，卻能縱容蜜蜂在向日葵周圍四處飛舞。向日葵曾表明，如果海豚有意見，他一定會要求蜜蜂不再靠近。然而海豚只是說：「他們幫忙授粉，對你而言也是好事吧。」便再沒其他意見。那時向日葵臉上掩不住的失落，海豚盡數都看盡了眼裡，卻無法給出一句無聲的抱歉以外的答覆。

至此海豚算是稍加意識到了，向日葵大概是真的很喜歡自己吧。

他不想對別人的好惡做評論，終歸那是他人的自由。然而他還是相當訝異的，一個連自我和生命的底線都放棄的人，竟然還得以被冠上那份傾慕的顏色。

那簡直像是神明一般，純粹又不謀求回報的情感。

他想著，真正的神大約是存在的，而究竟是否平等的愛著眾生便不得而知了。但神應該是愛著自己的吧，畢竟雖然自己的雙眼的確有所殘缺，但總歸還是擁有著應當離海而生的才能。然而連海豚自己都難以喜歡上的自己，卻得到的真實而單純的喜愛。

海豚不禁對向日葵心生更複雜的情感，他也說不清是什麼。只是對於無法拿出對等的情感來回應向日葵這件事情，更加失落了一些。

風吹來了陣陣風鈴的聲音，也帶來時計走過的消息。轉眼便又是數個日出日落走過。即使沒有特別提及，經常目睹天光漸亮的話，即使再漠不關心也還是能察覺的。日出的時間越來越晚了，夏天正在逝去。

那個得以擺脫沉重衣裳、甩開陰鬱終日的季節，並不會為任何人事物所稍作停留。即便這層道理如此顯而易見，自己原來仍然忍不住為此感到悲傷啊，海豚想著。

雖說本意定然並非如此，但若說櫻花訴說的是開始，想必向日葵的寄語一定是死亡吧。說到底，夏天在四季中之所令人疼惜，其原因也並非夏天本身。炎熱的氣溫、午後滂沱的雨、無處不在的蟲子，即便稍微貪看上了青空與積雨雲的顏色，令人厭煩而無力的事情依舊比比皆是。海豚想，自己所貪圖的，大概只是一切結束之前，那段短暫、青澀，有些微苦，卻又無可替代的希望。

擅自把夏染上夏被定義的色彩，不知節制的索取之後又為了這份流轉的時節傷感。海豚想到此節便覺得，這份悲傷本身何嘗不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呢。

又或是自己所期待的，只是下一個夏季吧。將這回來不及看的景色、尚未注意到的蟬聲、觸碰不到的午後雷雨，通通推卸給明天。如此便能覺得這樣的今日，似乎也不需要迫切的終結。但是僅僅是駐足不前的期待著，下一次四季輪轉的時候，會到來的依舊只是六月七月與八月的總稱。就算再勉強一點，把微冷濕黏的五月和仍舊炎熱的九月也加總合併進去，一樣無濟於事。

「最令人悲傷的，是明知如此卻尚未啟程的我吧。」海豚對著向日葵說。

「你不需要啟程也可以。」向日葵看著他回答，很快的又轉開視線。

而海豚覺得向日葵面對自己越來越擅長隱藏了。

海無論怎樣想方設法的計算離別的方式都不會延緩必須說再見的時間，這點海豚心知肚明。然而他以為至少得以見到第一片楓葉轉紅之後，才必須面對那份必然的悲傷。

向日葵死了。

仔細推敲的話也並非什麼怪事。夏天早已過了大半，輪迴有序也並非第一天知曉。自從向日葵開始學會用一些很蹩腳的藉口掩飾自己身體上的異常，海豚便意識到這一天終究

是會到來的。他覺得這樣的結局自己還能接受，畢竟失去本是獲得之後的必然，打從沒有拒絕向日葵開始，他隱隱約約便做好如此的打算。

「晚安，我的太陽。」

向日葵在最後只是吐出這樣一句話便逕自迎來了凋謝，枯萎的花前只剩海豚一人獨坐。海豚原本並不覺得有任何現實可以再擊倒他了，然而此刻他才發現自己遠比想像中脆弱。

時間長了，他有早就思考清楚自己並非是愛著向日葵的，只是貪圖著向日葵日日夜夜對著向陽處從未掩飾的眷戀之意。然而他也知道，向日葵並非只是傾慕著那顆未曾停止散著光與熱的恆星。會露出如此耀眼微笑的花朵竟然把黑洞一樣得自己當成那種得以平等的供養萬千生命的存在，再努力視而不見也改變不了著實罪孽深重的事實。

好想乾脆就此蒙上了自己的眼睛啊，海豚心想。即使知道只是又一次對著事實的逃避，比起總是得到又消失後的本能性悲傷，還不如全部都拋棄繼承。想是這樣想著，他卻又無法真的狠下手去戳瞎自己的眼睛。

回過神來，似乎已經過了相當漫長的時間。他哪裡都不想去了，卻也難以再待在這片已經徹底枯萎的花園。他無意識的邁出步伐，任由世界把他帶往任何角落。

再抬起頭時，海豚已經回到濱海的街道。

明明毅然離去的那天種種還能很清晰的回憶起來，這條街卻早也不是原來的模樣。他還記得自己離開的那個夜晚有著初夏的微風與熱鬧的慶典，現在只能看見枯萎的木和白雲飄落的模樣。或許是回憶使然又或許是一時興起，他模仿著當年自己還生活在海中時抓住那朵向日葵的動作，意外的抓到一朵細小的雪花。海豚僅是瞥了一眼便不再在意，畢竟那種脆弱的雪花，不稍加呵護的話必然會迎來很快便融化的結局。

他站在街道的影子之下，等著這條街道被遺忘、荒廢、崩解，然後再次化為海洋一部分的那天。

隨著斷垣殘壁再次墜落回故鄉，似乎不是太光彩的事情啊。但無所謂了，到那個時候，失去了尾巴的自己必定會就此下沉，聾聵的雙耳將再也分辨不清細微的水流聲。只剩眼還能勉強見證漸漸遠去的光亮，以及終將融於灰色之中的此身。然而無論再怎麼發表著放棄宣告，這份泥生的手腳還是會奮力擺動。明明早就浸透了深海的寒意，到頭來卻還是眷戀著天空與大地，著實狼狽。

但在那片見證無數起始與終末的海洋面前，誰又不是狼狽的呢？

耳際傳來不知道是鋼筋還是水泥斷裂的巨響，又或是整條街都一起崩塌了吧。海豚沒有抵抗的跌入海中。

海豚覺得自己必須道歉，他把那邊小小的冰霜看的太脆弱了。雪花沒有化開，反而伸出手拉住了海豚。明明自己也是竭盡全力才未墜落海，卻執拗著不肯放手，緩住了兩人的下沉。

好像回到了夏夜一般，海豚想著。那個街口彷彿又在眼前延展開來，他知道自己的時計要重新開始運轉了。

這回若是在途中得以獲得寬恕，能夠見到的所在終點的所在，那也不壞吧。  
就從兩個人一起沉溺著的灰色海洋中開始。

